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2592  
17 June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二五九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

下午6时5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马哈巴先生

成员国：澳大利亚

布尔基纳法索

中国

丹麦

埃及

法国

印度

马达加斯加

秘鲁

泰国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法默先生

巴索勒先生

范国祥先生

格林尼特先生

萨弗蒂先生

卢埃先生

克里什南先生

拉贝塔菲卡先生

卢纳先生

甲盛实先生

奥乌多文科先生

萨夫伦丘克先生

马克西先生

克拉克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5-60519/A

下午 7 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5年5月23日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13)

1985年5月23日莫桑比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222)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报告(S/17242)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就本项目的决定，我请利比里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科法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该理事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乌亚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及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的决定，我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努乔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先前会议关于本项目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刚果、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圭亚那、海地、匈牙利、印度尼西亚、牙买加、日本、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巴拿马、波兰、塞舌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比塞伊赫先生（阿尔及利亚）、万·杜恩先生（安哥拉）、穆尼斯先生（阿根廷）、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莫萨利先生（巴巴多斯）、单林先生（不丹）、卡拉斯科夫人（玻利维亚）、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马希尔先生（巴西）、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伊塔哥·米奥穆拉先生（喀麦隆）、刘易斯先生（加拿大）、马尔米耶卡（古巴）、穆舒塔斯（塞浦路斯）、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什塔勒（民主也门）、丁卡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洛顿施莱格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萨莫先生（加纳）、卡伦先生（圭亚那）、查里斯先生（海地）、拉茨先生（匈牙利）、库苏马亚特马贾先生（印度尼西亚）、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黑田瑞夫先生（日本）、基伊鲁先生（肯尼亚）、阿布拉哈桑先生（科威特）、冯赛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凯卡先生（莱索托）、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扎因先生（马来西亚）、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尼亚姆多先生（蒙古）、阿拉维先生（摩洛哥）、穆拉吉先生（莫桑比克）、德埃斯利托·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加姆巴里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卡夫雷拉先生（巴拿马）、诺瓦克先生（波兰）、冈西亚女士（塞舌尔）、冯·施尔丁先生（南非）、威泽瓦德丹先生（斯里兰卡）、比里多先生（苏丹）、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图克曼先生（土耳其）、奥特努先生（乌干达）、莫斯菲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姆卡巴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黎金中先生（越南）、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戈马先生（赞比亚）和穆登奇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理事会，我已收到马耳他代表的信函，信中他希望被邀参加理事会议题的讨论。根据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将按照《宪章》有关条款和临时议事规则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高西先生在安理会边为他保留的位子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理事会，我收到了布尔基纳法索、埃及、马达加斯加代表于1985年6月14日给我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这些在信上署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荣幸地要求在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会议中，安全理事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39条邀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驻联合国副总代表姆努扎纳先生参加会议。”

该信件将以S/17271编号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印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39条向姆努扎纳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我要提请理事会成员注意第S/17262号文件，该文件包括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1985年6月11日给秘书长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海地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查理斯先生：主席、首先我要志谢你，并通过你志谢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们参加这个关于最令人担忧的问题的辩论。

我们特别高兴看到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象我国一样被武力强行从非洲分开的加勒比国家代表主持安理会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我们深信，你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具有人人皆知的品质，而且你对被压迫人民事业的承诺，这些都将大大有助于安理会的审议工作，这项工作的结果将决定长期被奴役和被侮辱的整个人民的命运。

我还要向泰国代表表示敬意，他在5月份出色地履行了主席的职责。

自从理事会根据“五国小组”的倡议通过载于第435(1978)号决议的纳米比亚解决计划，相信它已经找到了将能使纳米比亚人民最终引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实现国家独立的谈判解决基础。得到所有各方接受的该决议当时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尽管有少数人表示怀疑，但许多人相信这个拖延已久的问题最终将得到解决。这本来还会消除非洲南部地区紧张局势的主要温床。

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背信弃义，顽固不化和表里不一的本质。该政权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和国际社会的意志，比以往更加决意坚持对纳米比亚的殖民占领，以维护其战略和经济利益，并维持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为此目的，比勒陀利亚有时使用武力、有时大耍阴谋诡计。

同时，比勒陀利亚空前地强化其军事机器，变本加厉地实行镇压，并通过扶植傀儡代理人取代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来巩固其政治统治。此外，它对邻国采取的侵略行动有增无减，例如，卡宾达事件，针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采取的行动，以及昨天在博茨瓦纳屠杀无辜平民。

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表明，比勒陀利亚无意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合作。在这方面，秘书长于1983年12月29日给安理会的信很能说明问题，信中说，第435(1978)号决议中涉及的所有主要问题均已解决，南非的顽固态度是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障碍。

与此同时，比勒陀利亚根据继续其种族统治的公开愿望，决心执行它自己的日程表，实际上，它要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的计划的唯一解释，是它要把纳米比亚变成另外一个班图斯坦，或充其量是一个附庸国、保护国的决心。这种倒退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严重挑战。安理会已经正确和强烈地拒绝和谴责了那一决定，决定肯定会严重影响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

然而，我们要问的是，谴责之后如无判裁，谴责又有什么价值？经验证明，容忍和宽容只会使比勒陀利亚更加狂妄和顽固。在这方面应当强调，种族主义政权显然是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唯一受益者。对于我们来说，相信种族主义的善意，无异于头脑简单。如果我们要对自己诚实，我们对真理和正义的尊重就不允许我们接受这种观点。

在世界公共舆论的眼里，安理会的这些会议是本组织信誉的考验。在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19年之后，在通过了谈判解决这一问题7年之后，纳米比亚人民仍在种族主义占领者的统治下呻吟，这主要是因为，安理会的某些常驻理事会没有充分担负起责任。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引证南非政权的发言6月10日在安理会所说的话：

“本组织中的西方国家必须坚定立场，促进它们声称要支持的民主价值观”  
(S/PV.2583·英文第99页)

在这点上，我们与他完全一致。我们高兴地看到，尽管迟了些，西方国家的公共舆论们在为使其政府支持下列价值观而进行斗争：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各国人民的自决权、消灭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各国的法律平等、

尊重一个国家的意愿，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等等。我们最热切地希望，某些国家将能听取这些呼声，必须诚实、严肃、善意地承担其义务，和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一起，通过主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探求纳米比亚非殖化的所有渠道。那一决议是普遍接受的通过政治谈判解决的唯一基础，排除与问题的实质毫无关系的先决条件成条件。

在纳米比亚人民重新获得主权、尊严、政治和经济自由之后，他们便可开始盼望已久的重建工作。

主席： 感谢海地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赞扬话。

克拉克先生（美国）： 我们向昨天夜里受到南非袭击的博茨瓦纳人民表示哀悼。美国谴责南非对博茨瓦纳哈博罗内的袭击。

如我们本星期早些时候在安理会所说的那样，尊重所有国家的国家主权以及国际边境的不可侵犯，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原则，任何国家都没有违反这些原则的权利。我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会纵容对这些原则的违反。这种越过边境的暴力行为使实现南部非洲地区和平的努力更加复杂化。

美国政府绝不会纵容最近在南非发生的爆炸和暴力行为，我们也不会接受从其边境以外采取这种行动的权利。但是，南非的最新行动的背景使人们对其政府最近的政策和行为提出严重问题。

那个政府的高级官员在南非和联合国都公开宣称在主权的邻国内采取军事行动的政策，采取的行动已对美国的生命财产构成了实际威胁。我国政府坚决拒绝这种有碍于努力谈判解决并结束南部非洲暴力循环目标的政策。

有鉴于博茨瓦纳和南非外长在控制越境暴力并通过讨论解决相互问题上所取的最新进展，昨天对博茨瓦纳的袭击特别令人遗憾。存在着处理双方安全关切的机构，南非的行动使人怀疑它是否诚心诚意地认真和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这些和其他事件，我们已决定召回我国驻南非大使赫尔曼·尼科尔斯，回国磋商以审查当地局势。

主席： 下一位发言人是民主也门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我高兴地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我完全相信，你众所周知的经验和才能将使安理会的审议工作获得成功。

在此，我还要赞赏泰国外长和常驻代表，泰国常驻代表明智地主持了安理会5月份的审议工作。

应不结盟国家集团要求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而且许多国家部长、代表团参加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这些都表明在政治上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我们今天的确有幸有该组织杰出的领导人努乔马先生在我们中间。

也许，那些从一开始就参加讨论的人会看到一些既成事实的真缔，我们可以把它们总结如下：

第一，广泛参加对纳米比亚问题辩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的伎俩给整个南部非洲和纳米比亚带来的局势发展日益关注。因为该政权企图执行宣布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临时政府的宣言。此外，这强调了继续谴责该宣言，并要求废除之。

为了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和加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而建立傀儡集团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阻碍并破坏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努力的一部分企图，其目的是阻止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含的并且在第539(1983)号决议又予强调的联合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

第二，除了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局势已变得更加危险，因为种族主义政权计划要将纳米比亚变为军事化地区，并利用它作为对非洲邻国特别是对安哥拉侵略和破坏的跳板，安哥拉的部分领土遭种族主义势力占领。这的确是对该地区 and 整个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大威胁。

在此范围内，我国代表团要谴责今天上午对博茨瓦纳的进攻，这是对南非邻国推行侵略政策的一部分。



第三，南部非洲地区现在所处的危险爆炸局势事实上是美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南非立场的结果。目的在于维持它们在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各种形式垄断利益。

安理会再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强调了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意识到有必要揭露在所谓建设性接触掩盖下的欺骗拖延伎俩和阻碍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借口。在此范围内，不执行安理会关于禁止与种族主义政权合作的决议、继续阻碍安理会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强制性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种族主义政权总理最近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正式访问，都是通过绕开联合国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打破国际社会对种族主义政权孤立企图的一部分。

这种帝国主义集团和南非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默许加剧了种族主义政权对国际决议与要求的蔑视，进一步鼓励对非洲前线国家的侵略，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和威胁它们的安全与稳定。

1985年4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宣言》表明，美国政府目前推行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原则上是要鼓励和支持种族主义政权。该宣言进一步声明，这种政策鼓励种族主义政权日益顽固态度，以及对邻国的持续侵略政策和讹诈。

第四，纳米比亚问题是一个民族解放问题，首先是非殖化问题。由于这一原因，在我前面发言的代表谴责了所有将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企图。本理事会已在第539(1983)号决议中拒绝了此种联系。此外，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部长会议强调其谴责和拒绝将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同与纳米比亚独立毫无关系的问题联系起来的立场，并声明，这违反联合国计划并干涉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内政。

鉴于上述事实，民主也门强调其对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部长会议宣言的充分支持。此外，民主也门重申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和他们的民族

解放运动，特别是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反对占领、压迫、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

我们呼吁立即执行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第435(1978)号决议。我们认为，本理事会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确保纳米比亚独立，以利于其决议。我们进一步要求谴责种族主义任何阻碍安理会决议的企图，谴责并拒绝种族主义政权违背其斗争中人民意愿强加给纳米比亚的“内部解决”。

以外，我们反对并谴责一切将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起来的企图。

我们强调支持非洲前线国家反对比勒陀利亚继续进行侵略和破坏及经济封锁的斗争。我们呼吁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

纳米比亚人民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帝国主义盟友推行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这些盟友向南非提供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向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推行侵略野蛮政策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提供援助的也正是这些国家。正是南非和以色列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相同性使得它们今天在所有领域，特别是核军事领域进行密切合作。这一援助的目的是征服和奴役非洲人民和阿拉伯人民。我们相信，南非、纳米比亚、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斗争终将取得胜利。我们相信，种族主义政策终将失败，因为这一政策严重地威胁到和平，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主席：我感谢民主也门代表对我和我的国家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主席，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恰恰是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辩论之际，这是受到热烈欢迎的。毫无疑问，在你的干练指导下，安理会将有一种新的目的感，继续努力，以不辜负纳米比亚人民的期望。我们对你充满充分的信心。同样，你的前任在5月份对安理会的指导也赢得了我们真诚的敬佩。

我们再次被迫来到安理会为纳米比亚辩护——如果还需要什么辩护的话。我们十分清楚，所有对被遭到背信弃义的“人类的信任”所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为了清除妨碍纳米比亚取得解放的障碍，所有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在过去七年中，举行过讨论会、会议——不论是普通的还是特别的会议、联大和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特别会议以及安理会本身的许多次会议，目的都是为了通过执行安理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以和平手段推动和加速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所有这一切都失败了。我们都知道原因何在，知道何以无法执行七年前安理会一致通过的计划。

今天，我们在寻求执行该计划时面临的问题同我们在第435(1978)号决议的无法预料的整个生存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在1981年于日内瓦、1982年夏天于纽约举行的执行前会议上及自那时以来，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就是同已将缺乏诚意变成职业的南非就纳米比亚的未来举行谈判。

记录是准确无误的，充满了恶意的明显的例证。在过去七年中，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南非则将这段时间作为一个机会，推行内部解决，其明确的目的就是要破坏联合国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案。尽管比勒陀利亚大谈诚意，但情况就是如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几个明显的例子。南非大使于星期一的发言中大肆美化的1978年的内部选举，那是一个引起争议的异常现象，致使五个西方国家的外交部长也对比勒陀利亚做了一次运气不佳的朝拜；1980年的所谓第二层举行，反复提出根本不存在的联合国是否公正的问题，持续地入侵和占领安哥拉南部、对在安哥拉的纳米比亚难民进行残酷的屠杀。每次当

人们认为谈判会出现突破时，南非都要采取上述的行动。最后，还有比勒陀利亚缺乏诚意的最极端的例证，即联系问题。这一问题现在又因另一个人扶植起来的内部机构而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南非本身也难以没有表情地解释所谓临时政府的真正目的。

最近，安哥拉发现，南非声称将其在安哥拉南部的军队撤出只不过是一种明确的转移视线的伎俩，目的是要使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上当，相信南非终于从安哥拉撤走了最后一兵一卒。安哥拉发现，事实上，南非的突击队员深深渗入了安哥拉的另一边，同以前一样，仍然要摧毁那一前线国家的重要的基本经济设施。难道关于我们面临什么困难还需要更多的证明吗？

然而，今天，南非却被描绘成热爱和平、为南部非洲带来政治稳定和种族和睦的先驱，理应得到建设性接触的无偿的好处。情况恰恰相反；如果南非确实热爱和平、预示了我们这一地区的政治稳定，那它就应进行合作，执行第435(1978)决议，世界各国都认为该决议是和平实现纳米比亚这一被长期残酷统治的领土非殖民化的历史性蓝图。而每一次我们准备通过执行联合国计划来迈出实现纳米比亚和平解放最后一步时，南非也就不会一个接一个地制造借口了，我们这一地区也就不会变成战区，一个充满血腥冲突的场所，各种不断增加的持不同政见的运动也就不会根据比勒陀利亚少数白人政权而无情地制造死亡和悲惨了。

今天清晨，我国成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屠杀行径的最新的受害者。在夜幕的掩盖下，南非的突击队员同三年前的马色鲁进攻一样，于半夜时分进入我国首都，残酷地杀死了约十二位无辜的南非难民和博茨瓦纳公民，许多人受伤。

这种行为是未经挑衅的，毫无道理的，即便在比勒陀利亚，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说博茨瓦纳人允许他们的首都被用作一个军事基地，让游击队对南非进行攻击。

虽然南非完全知道博茨瓦纳对游击队基地的立场，全世界也都知道，南非军队来到我国首都发现的不是军事基地，而是平民的住宅。这些他们也不管，还是全部破坏了，包括一个5岁的小孩被杀死，即使按照南非歪曲的道理他也绝不可能是一个游击队员。

那些替南非辩护的人是不是把南非看成是和平的缔造者呢。对无辜难民进行残酷屠杀能带来什么和平呢？这些人已经是种族压迫的受害者。追击他们并在外国领土上谋杀他们可以带来什么和平呢？完全蔑视长期以来大家遵守的各国间关系准则可以带来什么和平呢？

主席先生，现在我回头再来谈谈纳米比亚问题。

秘书长在载于1985年6月6日发表的S/17242号文件中的报告里指出，南非关于把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立场没有改。南非也拒绝通知在纳米比亚选举他们选择的制度，同时它也进一步破坏了纳米比亚和平过渡走向和平的希望。采取挑衅步骤，准备纳米比亚单方面独立。这种最新的缺乏诚意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无疑，在纳米比亚成立一个所谓的过渡政府发生在我们尽力打破长期以来使435号决议无法执行的僵局的时候是非常有害的和挑衅性的。显然说明南非并没有放弃反对联合国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它仍希望完全破坏安理会435号决议。南非想把纳米比亚交给内部傀儡来管，然后南非就可以显得好象洗手不干了，然后把事实或新的现实交给联合国。这是唯一的理由为什么南非要在纳米比亚成立一个过渡政权，这种政权在目前情况下只能破坏联合国计划，毒化整个纳米比亚问题的气氛。

现在的气氛毒化到如此地步，以使我前天在听南非大使发言时以为听到了强盗萨文比的宣传。他的发言提到了安哥拉的内政，根本没提纳米比亚问题。安理会听到了很长的一篇话，有关什么安哥拉人民被剥夺自决权利，好象这次会是讨论安哥拉的局势一样。这位大使声称：

“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人民都首先希望获得自决权。”（S/PV.2583，第91页）

这种话由他嘴里说出真是奇谈怪论，因为他的国家残酷镇压享受自决权，三分之二的人民遭到野蛮对待，在自己的国家里毫无权利。

这位大使竟然还说，在安哥拉和纳米比亚

“正用暴力而不是和平手段与民族和解来达到政治目标。”

从他嘴里说出也是同样荒唐的，他的国家的政策就是枪杀要求获得自决权的和平示威者。

开这次会议不是为了讨论安哥拉的问题，而是为了讨论贯彻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为了讨论如何解放纳米比亚，而不是讨论安哥拉人民的自决权或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以及南部非洲区域共产主义的威胁问题。提出这些无关的问题是到了把水搅混，阻挠解决关键问题。

我们希望南部非洲实现和平，我们也都知道为什么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无法得到和平。只要纳米比亚人民被剥夺自决权并被当做大陆外权利政治棋盘上的卒子，我们区域就免不了战争和流血。我们要的和平是在自由中的和平，不是在枪杆子下强迫我们接受的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无论是纳米比亚或南非，冲突的根源是一样的：种族的压迫，残酷地剥夺我们成百万同胞的自决权。他们最后被迫拿起武器，重申他们被侵犯被污辱的人性，根除种族压迫，这样才能实现自由解放之中的和平。

在开普敦，不管是由三部分还是四部分组成的议会，不论用什么立宪安排来阻

止不可避免的结果。无论是在纳米比亚由殖民当局任命的经手人负责的过渡政权，还是在我们区域散布异己份子的运动，都无法使南非不错过很多机会。

早在1979年5月22日，在致秘书长瓦尔德姆的一封信中南非外长说：

“南非或西南非或纳米比亚的人民从来没有违反他们原来建议的协议。事实上，南非坚持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最后明确通过的原先建议应尽快执行。”（S/13345 annex. p. z）

这是南非外长1979年所讲的话。这是1979年的精神，这也是今天所需要的精神，这样才能在纳米比亚和整个区域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们不需要任何借口来推卸比勒陀利亚1979年口头上如此热烈声称要负的责任。如果它能履行责任的话，纳米比亚六年前就能自由和独立了，许多人的死可以避免，而且南部非洲今天也会完全不一样。这是缺乏诚意所丧失的又一次机会。

尽管所有这一切，西南非人民组织继续忠于435（1978）号决议，对方案没加也没减任何东西。他们只见南非无休止地要求他们作出让步，从公正的一揽子交易到宪法原则和其他的问题。

1981年1月在日内瓦，西南非人民组织宣布愿意签署一份停火协议，一劳永逸地结束无辜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无为流血。南非对这个宣言的反映就是坚持先要刷新其傀儡的政治形象，然后再执行方案。几个月后却提出了“联系”的问题。

作为纳米比亚问题的间接一方，前线国家也尽量忍受着七年无休止、无结果的关于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谈判。它们作了各种让步，并严格遵守诺言。

近年来，我们对西方五国的作用不太清楚。1982年夏天它们要我们有盲目的信心，最后我们可以发表一个声明，回顾看来似乎我们都很笨，说我们已结束了所有的谈判。西方五国现在除它们的领导人决定坚持搞“联系”的问题之外，似乎已完全退入幕后。

这是一个可怕的悲剧。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西方五国提出的，它们这些国家对南非几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可是现在它们却说对比勒陀利亚的固执无能为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五个西方国家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本来对我们地区的和平是可以作出历史性重大贡献的。它们让自己陷入一个局面，使它们在产生第435号决议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现在受到人们的怀疑和嘲笑。

我们继续忠于第435(1978)号决议。1984年4月29日，前线国家首脑在阿鲁沙会议“最后公报”中声明：

“纳米比亚目前的目标是，而且必然是迅速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便使纳米比亚取得以全体人民自决为基础的国际承认的充分独立。”  
(A/AC.115/L.611.第2页)

这一崇高目标实现的进一步拖延太明显可怕了。

谁造成目前的僵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安理会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自己方案的执行。这是唯一需要做的，这样才能不再错过机会。

主席：感谢博茨瓦纳代表的发言，感谢他对我和我国所讲的客气话。

今天最后一位发言者是姆努扎纳先生，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39条邀请他参加会议。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姆努扎纳先生：我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全体被压迫和斗争的南非人民，向各位表示最热烈地问候。



我特别向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致敬。我也要向出席会议的萨姆·努乔马主席、纳米比亚人民一位伟大的领袖致意。他的出席表明了纳米比亚人民对安理会讨论的重视。他和许多国家政府部长的出席强调了南部非洲局势日益严重，因为寻求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国际努力缺乏足够的进展。

我借此机会祝贺主席先生担任安理会六月份的主席。主席，您干练的指导一定能使安理会工作成功，履行其重大责任，寻求和平、自由和进步。同时谢谢您允许我发言。

主席先生，使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迫切需要是显而易见的，消除种族隔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也是同样如此。

现在的矛盾是，虽然这一崇高的目标需要全世界取得协商一致意见，但在及时地取得一致意见方面仍毫无进展。

但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现象。缺乏进展并非由于我们缺乏手段，而是由于一小撮强大的国家不愿意采取推动这一运动所必需的行动。这些国家毫无例外地从它们与种族隔离的全面关系中获得了好处，把这种危害人类的罪行看作是它们的一笔好生意。他们对纳米比亚人民历时一百年的斗争无动于衷。他们漠视纳米比亚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压迫性的沉重枷锁所遭受的痛苦和作出的牺牲。

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方式，以及“建设性接触”等骗人的借口，继续支持种族隔离，以确保持久地压迫剥削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但时间不多了，一场将影响到全球的可怕的灾难迫在眉睫。

人们常说，种族隔离的日子不长了。今天，尽管有人和它勾结，种族隔离的日子还是不长长了。

在西南非人民组织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斗争的沉重打击下，种族隔离陷入了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种族主义政权无可挽回地陷入了泥潭，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种族隔离加紧了军事化，以用它所剩下的力量进行罪恶和杀人的暴力活动，镇压自由的力量。

主席先生，本次会议召开的时候，南非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男人、妇女和儿童正在加强全面和频繁的群众运动，反对种族隔离，争取建立一个自由，统一、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斗争就是他们团结的理论。随着斗争的发展，他们的团结也进一步加强，更加孤立了种族隔离。这一人民斗争的关键就是革命军队的能力提高了，能够更频繁、持久、沉重地打击种族隔离的军队、警察。

种族隔离已进入了横加镇压的阶段。四个月来，安全警察已杀害了四百多个手无寸铁的人，而且还在继续杀害更多的人，比如工会工人和领袖就因为和我们有所谓的联系而被判处叛国罪。更多的人被投入监狱。在南非的边界之外，南非也进行镇压。由于人民的抵抗，种族隔离最近宣布停止驱逐人民出境的做法。我们都知道，它已用暴力镇压人民。

通过政治破坏讹诈以及军事侵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在邻国制造不稳定，企图使这些国家屈服于它的淫威。它昨晚就对博茨瓦纳发动了攻击。

在博茨瓦纳遭攻击之后，人们说，这件事又显示出，在我们这个地区，动乱的根本就是种族隔离政权。因此，要结束这种动乱，就必须结束种族隔离。

主席先生，人们常说，种族隔离杀人，它现在已变成了种族灭绝。

五年前，西方五国接触小组成立了，它明确的目标就是加速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进程。然而这一进程瘫痪了，因为美国竭力想把这一机构变成“建设性接触”的工具。结果是浪费了五年的时间，有利了种族隔离。不用说，现在应该让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恢复其责任。现在应该重新执行安理会第435号决议。

国际社会迫使种族隔离遵守第435号决议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向这一危害人类的罪行进行全面和强制性制裁。

然而那些把我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当作一笔好生意的种族隔离的伙伴们却一直阻挠和挫败孤立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努力。他们肯定会再次玩弄拖延战术。

他们会说，制裁会使黑人失业。这就等于说，不应该消灭奴隶庄园，不然可怜的奴隶们会失业的。问题不在于工作，而在于自由。我们的人民意识到，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他们在为自由作出牺牲。虽然他们需要工作，但他们为了获得自由，肯定愿意牺牲工作。我们知道，有了自由，他们就可以寻求和获得符合他们利益的工作。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充分意识到了这个意义，早在几十年前就呼吁孤立种族隔离。今天，他们更紧迫地重复了这一呼吁。如果我们的世界珍视自由，那就必须用行动来响应这一呼吁。

有人要求我们耐心一点，让他们去好言相劝种族隔离进行改革。然而，图图主教最近在这个会议厅里正确指出，不能改革，只能根除种族隔离，此外，种族隔离的历史也是无视世界舆论、违反所有国际上的法律、准则和公约的历史。如果指望能够说明种族隔离，那简直是愚蠢之至。

安理会非常了解种族隔离对改革的理解。最近，安理会已宣布种族隔离的“新宪章”无效。你们正确地认识到，“三院议会制”只不过是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的企图而已。同时，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也正在把这一短命的倡议当作最勇敢的改革来兜售。

现在，种族隔离在谈什么让非洲人有权异族通婚。这样的权利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民有权决定自己命运的范畴内，婚姻自由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否则，这只是一个骗局而已。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其它所谓改革也是如此，包括所谓多党会议和有关的所谓过渡政府在内，我们对后者已作出充分评论了。

我们必须扬弃罪恶对道德所作的口惠。我们必须确保安理会内在这多次会议中所听到的滔滔雄辩不致于流入无所行动的荒漠。必须让联合国恢复它对纳米比亚非殖化的责任。必须毫不延迟地开始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纳米比亚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自由。

我们借此机会重申南非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同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英雄的斗争的有原则立场和战斗的团结一致。我们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尼加拉瓜人民的斗争，以及所有为结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斗争同样团结一致。

我们感谢我们在世界上的盟友、支持者和朋友。今天，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比过去更需要他们的积极声援。

主席：安全理事会继续讨论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在1985年6月17日星期一上午10时30分举行。

下午8时15分散会。